

# 基度山恩仇记

[法] 大仲马 / 原著 · 1 ·

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

书号：ISBN 7-223-115-4

版权所有：北京焯子工作室

类别：精典课内外阅读

出版时间：2004-10-8

字数：25万

内容提要：

《基度山恩仇记》又名《基度山伯爵》，是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亚历山大仲马(1802—1870)，即大仲马的作品。这部小说充满了传奇色彩。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小说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一开始是一个纯朴的年轻水手，即将由大副升为船长，并准备与未婚妻美茜蒂丝结婚，正当前途一片光明时，渔夫弗南特、同事邓格拉斯和检察官维尔福三人出于各自不同的私欲，使邓蒂斯被当局投入伊夫岛的监狱，永远不得翻身，邓蒂斯在监狱中认识了另一个囚犯法利亚神甫，并与之结下深厚的感情。法利亚神甫不仅传授给他各种知识，还把一个宝藏的秘密告诉他。法利亚死后，邓蒂斯神奇地从狱中逃出来，他到基度山岛上挖出那笔宝藏，开始了报恩复仇的活动。邓蒂斯乔装打扮，化身为基度山伯爵、布沙尼牧师、水手辛已德、威玛勋爵等等，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邓蒂斯凭借着金钱的力量，帮助自己的恩人摆脱了困境，又经过多年的准备，把已经青云直上的三个仇敌一一打垮，最后自己远走高飞。

# 基度山恩仇记

## 目录

导读.....	003
第一部 冤狱.....	004
黑牢.....	004
地道.....	009
神甫.....	014

身世.....	018	
推断.....	022	
宝藏.....	030	
逃亡.....	035	
第二部 报恩.....	039	
水手.....	039	
掘宝.....	044	
客栈.....	048	
危机.....	053	
报恩.....	058	
地震.....	063	
第三部 复仇.....	068	
强盗.....	068	
巴黎.....	072	
引荐.....	075	
名驹.....	078	
拦马.....	082	
温暖.....	085	. 2 .
父子.....	088	
信号.....	092	
毒药.....	097	
公主.....	100	
伙伴.....	106	
丑闻.....	113	
复仇.....	117	
挑战.....	121	
黑夜.....	125	
谢罪.....	128	
自尽.....	132	
婚约.....	135	
下毒.....	140	
审判.....	144	
饥饿.....	150	
远逝.....	156	. 3 .

## 导读

《基督山恩仇记》又名《基督山伯爵》，是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亚历山大仲马(1802—1870)，即大仲马的作品。这部小说充满了传奇色彩。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小说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一开始是一个纯朴的年轻水手，即将由大副升为船长，并准备与未婚妻美茜蒂丝结婚，正当前途一片光明时，渔夫弗南特、同事邓格拉斯和检察官维尔福三人出于各自不同的私欲，使邓蒂斯被当局投入伊夫岛的监狱，永远不得翻身，邓蒂斯在监狱中认识了另一个囚犯法利亚神甫，

并与之结下深厚的感情。法利亚神甫不仅传授给他各种知识，还把一个宝藏的秘密告诉他。法利亚死后，邓蒂斯神奇地从狱中逃出来，他到基度山岛上挖出那笔宝藏，开始了报恩复仇的活动。邓蒂斯乔装打扮，化身为基度山伯爵、布沙尼牧师、水手辛已德、威玛勋爵等等，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邓蒂斯凭借着金钱的力量，帮助自己的恩人摆脱了困境，又经过多年的准备，把已经青云直上的三个仇敌一一打垮，最后自己远走高飞。

《基度山恩仇记》写于1844年—1845年，而小说的故事开始于1815年，结果于1838年。大仲马把复仇故事放进自己所熟悉的社会背景中来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矛盾和黑暗面，也表达了自己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强烈愿望。本书是原著的改写本。编者在保持故事连贯性的基础上删改了一些枝节，保留了小说的主干和传奇色彩，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 4 ·

## 第一部 冤狱

### 黑牢

在法国南部面临地中海的马赛港附近，有一个叫伊夫的小岛。小岛上耸立着一个阴森森的古堡，是关押法国要犯的地方，坐船经过那里的人都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时的法国人都说：“万一被关进伊夫堡的黑牢里，就一辈子也别想再见到阳光了。”

大约一百多年前，鼎鼎大名的拿破仑被流放到地中海的爱尔巴岛上。有一次他脱逃出来回到法国本土，领导拥护他的人赶走了国王路易十八，重新登上皇帝宝座。可没多久，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一败涂地，又被流放到圣·爱丽岛上去了。这是一八一五年的事情。就在第二年，有一个钦差大臣到伊夫堡来视察。他先巡视普通囚犯的牢房，问了囚犯一些问题，然后厌倦地对典狱长说：

“见一百个囚犯和见一个囚犯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说的话都一样——我没有罪啦，伙食太糟啦，总是这一套。还有别的囚犯吗？”

“有的。地下室的黑牢里还有两个，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非常危险的谋反者。”

“真是无聊透了。我们去看看吧！我得完成我的任务。”典狱长命令看守点上火把，又叫来两个卫兵，钦差大臣走进地下室。 · 5 ·

一到下面，发霉的空气迎面而来，使人非常难受。典狱长说道：“请您先看看第三十四号吧！只是那家伙可怕得很，还企图杀死看守呢，请您格外小心。”

他们来到一个铁门前。看守拿出钥匙，“吱呀”一声打开了门。牢中角落里蹲着的男子闻声抬起头来。

他就是第三十四号囚犯。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很久没理了，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似乎还很年轻。他疑惑地望着进来的人。

“你有什么要求吗？我是来视察的政府官员。”钦差大臣站在门口小心地问。

听了钦差大臣的话，囚犯的眼睛里燃起了希望。他站起身来，激动地说：

“是的，有的。……那么久了……我……”

囚犯边说边向门口走去，那两个卫兵急忙架起刺刀挡住他。

“退回去！要干什么？”

那囚犯尽量平静下来，用恭敬的口吻说道：

“先生，请您听我说……我只想知道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我请求举行正式的审判。我要是有罪，可以立刻处死我；如果我是清白的，请还我自由……”

“你是什么时候被捕的？”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今天是一八一六年七月三十日。那么，只有十七个月。”

“只有十七个月！先生，我原来是个自由自在的船员，家里有敬爱的父亲，还有心爱的未婚妻。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被关在这样的黑牢里，莫名其妙地受着惩罚，啊！已经十七个月了！多么漫长的时间啊！先生，我并不想获得开恩，我只请求您把我的案子交付审判，开庭审判，好让我知道我犯了什么罪，被判了什么刑。这就是我的全部的要求。”

那囚犯恳切地诉说着，终于把钦差大臣的心打动了。

“好吧，我会查你的案子的。”钦差大臣说。

那囚犯高兴地叫起来：“啊！先生，我听出来您已经相信我的冤枉了。谢谢您，非常感谢。我得救了！”

“不，不要弄错了。我并没有权利恢复你的自由，我只能查查你的档案，看看能不能促成有关调查。至于结果如何，我不能保证。”

“谢谢您。原先奉命逮捕我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先生也对我很好，您可以去找他，可以相信他的话。”

“维尔福先生吗？他在一年前已经调走了。关于你的案子，我会仔细调查，你等着吧！”

那囚犯高兴得跪下来，高举双手，流着泪向上帝祈祷起来。

众人关好铁门，离开了那里。

“唉！真可怜。您现在就去看第二十七号吗？他是个意大利的老神甫，听说以前很有名望，不过后来就疯了，总是幻想自己有一个惊人的宝藏。他关在这里的第一年，就提出献给政府一百万赎回他的自由；第二年加到两百万；第三年是三百万；数目逐年递增。今年是第五年，他会增加到五百万的。”典狱长边走边向钦差大臣说。

“哈！他倒是疯得有意思。”钦差大臣笑了。

他们走到二十七号牢房。这间黑牢里，有一个衣服破碎的老人在屋子中央专心地画着几何线条。他就是大家所说的“疯

子神甫”。当他发现牢房里来了这么多人时，急忙抓起被单，裹住自己几乎裸露的身体。

“你有什么要求吗？”钦差大臣公式化地问道。

“我吗？”神甫瞪大眼睛，“我什么要求都没有！”

“你不明白吧，我是政府派来视察的官员，来听犯人的要求。”

“噢，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们谈一谈吧……我是法利亚神甫，罗马人。法国政府把我关了五年了，可是，我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不过……”年老的囚犯滔滔不绝地说起来。钦差大臣打断神甫的话说：“是的，是的。那么，你对这里的吃和住有什么要求吗？”

“这里的吃住和其他牢狱没什么两样，非常糟，不过没关系。我只想向您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您能私下与我谈谈吗？”

“看，又来了。”典狱长在一旁轻声说，钦差大臣同意地点点头，然后对神甫说：

“你的要求，我不能接受。”

“好吧，典狱长先生也不妨听听我的意见。要是我献给政府五百万，请问先生，我能不能获释？”

“嘿！你连数目都说对了。”钦差大臣朝着典狱长笑了笑。然后对神甫说：“政府有钱，用不着你的。你还是留着等出狱后自己用吧！”

神甫睁大眼睛，一把抓住钦差大臣的手说：“我并没有疯，我说的是真话。如果我出不了狱，万一我没机会告诉别人我的秘密就死在这间牢房，那些宝藏不是白白丧失了吗？不如让政府和共享这份利益……六百万怎么样？我要剩下的就满足了。只要政府恢复我的自由。”

“你还没有回答我！”钦差大臣不耐烦地说，“你吃得好不好？”“您也没有回答我呀！”神甫失望地放开钦差大臣，“您也和那些傻瓜一样，不肯相信我的话。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话说。请走吧！”

神甫狠狠地甩开身上的被单，继续去演算他的几何题。

“他到底在算什么？”钦差大臣边走边问典狱长。

“大概是宝藏的位置吧！”典狱长答道。

“这人果真是个疯子！”

他们回到典狱长办公室后，钦差大臣想起对三十四号许下的诺言。他立刻查阅了档案，结果发现下面的评语：

“爱德蒙·邓蒂斯——狂热的拿破仑党人。曾参与协助拿破仑逃出爱尔巴岛。对该犯应严加看守。”

当时，路易十八已经恢复王位，拿破仑则彻底失败了。钦差大臣只好拿起笔来批上一句：“无法可想。”

这样一来，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没有了。第34号囚犯——爱德蒙·邓蒂斯——必须在伊夫堡的黑牢里关一辈子，恐怕再也见不到阳光了。

## 地道

自从钦差大臣来过以后，邓蒂斯兴起了出去的希望，耐心地等着消息。可是，日复一日，一星期过去了，十天过去了，已经半个月了，依旧音信全无。邓蒂斯心想：

“那位钦差大臣可能还要去其他地方视察，说不定三个月后才能回到巴黎，而光办手续也要花费不少时间。还是再等半年看看吧！”

邓蒂斯从七月三十号开始用石灰在墙上记日子，每天画一道。但是，半年又过去了，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他画到满十个半月时，终于对此事失望。

“完了，再等也没有用了。”他喃喃自语着。

又过了一年。

“上帝呀，救救我吧！请让我离开这里吧，”邓蒂斯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在这样热切虔诚地祈祷。但上帝并没有伸出手来救他脱离苦海。

黑牢里的邓蒂斯最难以忍受的是没有人和他说话。每天除了早晚送饭，一言不发的看守以外，他看不到任何人。他只好自己说话给自己听，但日子一久，这种方法反而引起莫名的恐怖。

“是谁？是谁要这样害我？”邓蒂斯愤怒地想着那封毁了自己的告密信，想象着自己要如何地报复。他陷入狂怒与绝望之中，甚至用身体去撞石壁，或者在狭窄的牢房里来回走个不停。

五年了，邓蒂斯失去了所有的信心，不再祈求别人，不再祈求上帝。在双重的身心折磨下，他无数次想到了死，怎么死呢？忽然有一天，他想出了自杀的方法，那就是饿死。他立刻实行起来。邓蒂斯把看守送来的早晚饭偷偷倒掉，这样痛苦地坚持了几天，他连站的力气也没有了。

又过了一天。他的视线也模糊了，只能勉强听到些声音。

“我快要死了！”

邓蒂斯无力地躺在角落里，静静地等待着死神的来临。

夜已经深了。

恍恍惚惚间邓蒂斯仿佛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不知从什么地方传过来。那声音微细而均匀。

邓蒂斯抬起头仔细听，可是那声音又消失了。难道是他临死前的幻觉？

他再把耳朵贴在石板上。发现那声音是从墙那边传来的，仿佛是某种东西在刮石头。声音虽然很小，却又清晰而有规律。约莫过了三个钟头，随着某种坍塌声，响声停了下来。又过了几个钟头，那声音又更近地响起来。

整个晚上，邓蒂斯聚精会神地听着那奇异的声音。他不再想死了。那也许是工人在修理房子，但更可能是囚犯在挖掘自由。这个想法使他兴奋得浑身发抖。早上看守送来饭的时候，

他爬了起来，一口气喝完汤，又慢慢地吃掉了黑面包。

“ 好啦！我可以试试看。 ”

邓蒂斯小心翼翼地注意着那边的动静。

当那奇异的声音又响起时，邓蒂斯捡起一块石片，在声音最响的地方敲了三下。

“ 如果是工人，他停了一会儿就会继续工作的。如果不是工人…… ”

邓蒂斯的心紧张地跳着。不出他的预料，那声音立刻停止了。 · 11 ·

他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依然没有动静。

“ 哦，那一定是个囚犯。 ” 邓蒂斯兴奋地告诉自己。

可是，一连几天，邓蒂斯没有再听到那种声音。也许对方发觉有人在注意他，所以采取了警戒措施？要是对方不再挖掘了，该怎么办？邓蒂斯越想越焦急，为此坐立不安。

好不容易挨到第四天晚上，那声音又响了起来，邓蒂斯高兴极了！他已经恢复了部分体力，准备也挖掘地道，和对方相接。但是，他没有任何工具。邓蒂斯沉思半晌，把装水的瓦壶摔破，捡起几块锋利的碎片立刻开始挖掘工作。

邓蒂斯奋力地工作着。两天后总算搬开了床后的一块石板，可石板后面却是一块大石头。

瓦壶的碎片无济于事了。邓蒂斯想起看守送饭用的汤锅，他巧妙地瞒过看守，把汤锅留在牢房里，用汤锅的铁柄，撬开了那块大石头。

做这些事情很费时间，至于辛苦就更不用说了。他必须小心地挖石板或石头，而且在看守来送饭之前把一切遮盖起来，避免被看守发现。他不断地挖，有一天晚上，忽然碰到一条横梁。这条横梁正好挡在地道的前方，这几天的努力都白费了。

“ 噢！上帝呀！…… ” 邓蒂斯沮丧地喊着。

“ 是谁在叫上帝的名字？ ” 有一个声音忽然从下面传来。

隐隐约约的，像是从坟墓里发出来似的。邓蒂斯吓得汗毛直立。这几年来，邓蒂斯除了看守的声音外，就没听到过别人的声音。他愣住了，好不容易才唤回自己，内心油然升起一种亲切感。 “ 老天……您是谁？ ”

“ 您又是谁？ ” 那声音反问。 · 12 ·

“ 爱德蒙·邓蒂斯。一个不幸的海员，从一八一五年起就被关在这里。可我是冤枉的！ ” 邓蒂斯颤抖着回答。

“ 告诉我你挖的洞在什么高度？ ” 对方急促地问。

“ 和地面平齐。 ”

“ 您的房间朝向哪儿？ ”

“ 走廊。 ”

“ 走廊呢？ ”

“ 通向院子。 ”

“ 唉…… ” 对方轻声叹息。

“ 怎么了？ ” 邓蒂斯问。

“我出错了。唉！因为没有好的圆规，图纸上一线之差，做起来就错了十五尺。我还以为您这道墙是最外面的城墙。现在一切都完了！”

“一切？”

“是的，一切都完了。你最好把地洞堵起来，不要再挖了，等我的消息吧！”

“您到底是谁呀？”

“我……我是……二十七号。”

“您不信任我，是不是？如果您怀疑我会去告密，那我宁愿撞死。我孤零零地关在这里，已经到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请允许我听听您的声音吧，别躲开我。我求求您！您要是不答应，我只有死了。”邓蒂斯急切地哀求着。

“听你的声音还很年轻，你多大了？”对方沉默一会儿才说。

“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少岁，我被逮捕的时候，刚刚快满十九。”

“那么，你还没到二十六岁。这样年轻，大概不至于出卖别人。好，我会来找你的，请等着吧！”

对方的话虽然只有寥寥几句，但语气却很诚恳亲切。邓蒂斯放心地回到自己的牢房里耐心等待。

直到第三天早上看守送过饭后，邓蒂斯才听到洞里传出三下叩响声。他迫不及待地冲过去。

“看守走了没有？”

“是的，走了。”邓蒂斯回答，“到傍晚他才会再来。我们有十二小时的自由。”

“那么，我可以过来了。”

邓蒂斯听到下面有一阵土崩的声音，接着露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脑袋，那人很敏捷地钻出来。他正是法利亚神甫。

## 神甫

多年来，邓蒂斯除了见到看守以外，这是第一次接触到别人。他太高兴了，紧紧地抱住这位老人，情不自禁地哭起来。法利亚神甫被邓蒂斯的热情深深感动了，他默默地注视邓蒂斯的举动。

“我们先得看看自己是否安全。不要让看守发现这些痕迹。”法利亚神甫说着弯下身，把洞口的石板放回原处。

“太糟了！”法利亚神甫摇着头说：“你挖这块石板，大概没用什么工具吧？”

“工具？难道您有工具吗？”

“除了锉刀外，我什么都有。凿子、钳子、杠杆……都是自己做的。瞧，这是凿子是用床上的扞子做成的，靠这东西，我挖了大约五十尺的地道。”法利亚神甫说着，拿出一把锋利的凿子。

“五十尺！”邓蒂斯惊叹地说。

“不错。挖地道花了三年的工夫。可是，光做工具就需要四年。因为没有几何仪器，我算错了方向，就挖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这边走廊外的卫兵最多，我是逃不掉了。上帝的旨意是必须服从的。”

法利亚神甫深深地喟叹，脸上露出逆来顺受的神情。邓蒂斯看着他，想象着他七年的艰辛，不禁为他的失败暗暗叹息。

“那么，现在您能告诉我您到底是谁吗？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邓蒂斯说。

“好吧，你要是想知道，我就告诉你。”神甫说，“我是法利亚神甫。你大概知道，意大利有许多小王国，彼此征伐，混乱不堪。我想把意大利建成一个统一强大的帝国，结果有人出卖了我，一八一七年我被逮捕，三年后又被送到这儿。”

“哦！您比我早进来五年！”邓蒂斯说。

原来，法利亚神甫在拿破仑之前就想过要统一意大利。好大的口气！邓蒂斯听说过二十七号“疯子神甫”的事。看来，也许他真是个疯子呢！

“那么，您准备放弃逃走了吗？”邓蒂斯过了一会儿又继续问道。

“逃走是不可能了。这是注定了的，还要逃走，就是违背了上帝的意志。”

“为什么就泄气了呢？一次就成功的事儿能有多少？您本来就那么坚强，现在更应该继续下去。我们可以一起再试……”邓蒂斯想了一会儿，又继续说，“我们可以从您所挖的地道中间开一条丁字形的通道，到达走廊，只要我们杀死那里的卫兵，不就可以逃掉了吗？这样一定会成功。”

“不，我的朋友。”法利亚神甫说，“我决不会去杀死一个人！”

“您还说这种话！当自由就在您前方向您招手时，您却踌躇不前……”

“好吧。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掐死看守，穿上他的衣服逃走呢？”

“哦，因为我从来没想到过。”

“这是因为上帝不想你这样做，所以不让这种念头钻进你的脑袋。这是人的良心。”神甫庄严地说，“自从入狱以来，我想了许多关于逃狱成功的例子。那些成功的人都有充足的准备，但最重要的还是机会。像现在这种情形，我们只有等待机会了。让我们耐心等待吧！”

邓蒂斯轻轻叹气，同时，又对神甫高尚的品格无限钦佩。

“当您不干活时，您又做什么呢？”邓蒂斯好奇地问。

“我写点儿东西，做些研究。”

“您的笔墨纸张是要来的吗？”

“不，是我自己制造的。”

“自己造的？……”

“不错。过会儿你可以去我那儿看看。我写了一篇很长的

文章，叫做《论在意大利建立统一君主制》，那是我一生心血的结晶。”

“您写完了吗？”

“是的，就写在两件衬衫上。我发明了一种使布料平滑的药剂。”

“要写这么一部著作需要许多参考资料吧？”

“在罗马，我有近五千册书。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我还记得。其实一个人只要精读一两本重要的书，也就够用了。我可以讲五种语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里面还，我也懂得一些现代希腊语。”

邓蒂斯越听越惊讶，这位神甫真是学识渊博呀！

“我什么时候可以看那些东西呢？”

“随时可以。”

“现在呢？”

“好，跟我来吧！”

法利亚神甫率先钻进地洞，邓蒂斯紧跟其后。他们匍匐着穿过狭窄的地道，来到神甫的房间。

“你想先看什么？”

“让我看看您的大作吧！” . 17 .

神甫走到屋子角落，搬开一块石板，从里面掏出一叠编了号码的布片。布片上面写满了字，是意大利文，邓蒂斯是普罗旺斯人，自然懂得这种文字。

“给我看看您写这篇文章的笔吧。”

“看这儿。”

神甫边说边拿出一枝笔，那用线绑着的笔尖是用吃剩的鱼骨做成的。神甫接着解释，这间牢里原有个壁炉，他把那儿的黑烟刮下来，泡在每星期天得到的葡萄酒里，就成了他的墨水了。

“你还奇怪我用什么削笔尖，对吧？看这把刀子！它也是我的杰作之一，是用旧的铁烛台磨成的。”

邓蒂斯摸了摸那把小刀——简直和剃刀一样锋利。

除此之外，法利亚神甫还从菜里的肥肉熬出油脂来，又从衣服上抽出棉线做了灯芯，做了一盏油灯。

“您怎样取火呢？”

“这里有两块火石，我还装病要到了些硫磺”。

邓蒂斯不禁被那不可思议的智慧和精力折服了。

“还有别的东西藏在其它地方。让我们先把这里收拾好。”

法利亚神甫把石板放回原处，又上面撒了一些尘土，接着从床后的一个洞里拿出一条大约三十尺长的绳梯。

“要是有意外的逃走机会，就用得着它了。这用了我的几件衬衫和床单的边儿。”

“床单的边儿？他们没有发现吗？”

“不，我又缝上了边儿。”

“怎么缝呢？”

“用这枚针。”神甫从衣领上拔下一根用鱼刺磨成的针，针孔里还穿着线。 · 18 ·

## 身世

邓蒂斯接触到法利亚神甫后，才发觉自己是多么的无知。忽然，有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闪现，他对法利亚神甫说：“我有一个问题。您的智慧一定能够帮我解答。请您先听一听我不幸的身世，然后告诉我，为什么我会到这儿？”

“不幸的身世？你认为你没罪啰？”

“请相信我，我完全是无辜的。我愿意以我父亲和未婚妻的名义来发誓！”

“好吧！那么，请讲吧。”

邓蒂斯开始叙述他的身世。

爱德蒙·邓蒂斯从小时候起，就为马赛最大的轮船公司——摩莱尔公司——服务。多年来，他在公司的货船“埃及王号”上尽忠职守，而且因为待人诚恳，技术熟练，获得了上级的器重和同伴的爱戴，十九岁就升到了大副。

一八一五年二月，在“埃及王号”回马赛的途中，船长患上了严重的脑膜炎。当他临终的时，把自己很赏识的邓蒂斯叫到床边来。

“邓蒂斯，我已经没有希望了。我死之后，船上的事情就由你指挥。”船长边说边取出一个小包，“还有，你经过爱尔巴岛时，把这包东西亲手交给拿破仑皇帝。要是他有什么吩咐，请你把它当作我的遗嘱，一定要想办法完成……”

邓蒂斯遵照船长临终的命令，到爱尔巴岛上求见拿破仑，当面呈上了那包东西。拿破仑则托他交给巴黎的某个人一封信。 · 19 ·

问题就出在那信上。原来已故的船长是拿破仑党人，他经常利用航海之便，暗中从事各种联络工作。当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在小包里附了一封信，把邓蒂斯介绍给拿破仑：

“此人是个十分可靠的青年，您的事可以交给他办，保证万无一失。”所以拿破仑放心地把信托他带去。

这封信是写给巴黎同党的领袖的，大意是说：“近期将逃离爱尔巴岛，你们在巴黎准备接应。”邓蒂斯做梦也没料到那封信是如此重要。他根本不知道船长是拿破仑党人。他做这些，只是服从敬爱的船长的遗命而已。

邓蒂斯指挥着“埃及王号”平安抵达了马赛港。船主摩莱尔一向就信任邓蒂斯，这天又看到他沉着准确地指挥入港，就更加喜欢他了。

“有你指挥这船我就放心了。下次航海你就是‘埃及王号’的船长了！”船主对邓蒂斯说。

船长？十九岁就当船长！邓蒂斯兴奋极了。他一下船，就往家里跑去。

邓蒂斯的父亲七十多岁了。老人看到儿子平安回来，高兴

得流下了眼泪。邓蒂斯把工钱全交给父亲，又说了他快要当船长的事。老人家欣慰地笑了。

邓蒂斯得到父亲的许可，到海边的迦太兰村去找他的未婚妻美茜蒂丝。她是个十七岁的孤女，美丽而贤慧。两人久别重逢，都非常激动。

“我不久可以升做船长了。”邓蒂斯高兴地说，“摩莱尔先生和父亲都希望我们早点儿结婚。四五天后，我必须到巴黎去一趟。我想在这几天举行婚礼，你看怎么样？”

美茜蒂丝马上同意了。原来她的表哥弗南特几年来一直在追求她。美茜蒂丝想：早点儿和邓蒂斯结婚，弗南特就不会老缠着她了。

两天后，也就是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邓蒂斯和美茜蒂丝喜气洋洋地举行了婚礼。连摩莱尔夫妇也来了，为邓蒂斯的婚礼增辉不少。另外，邓蒂斯的邻居卡德罗斯，美茜蒂丝的表哥弗南特，以及“埃及王号”的全体船员也都来了。

婚礼正在进行中，忽然闯进几个士兵，其中佩着肩带的警官当众宣布：

“爱德蒙·邓蒂斯，我以法律的名义逮捕你！”

这事如晴天霹雳，邓蒂斯莫名其妙地被押走了，宾客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大家都相信邓蒂斯是个纯洁正直的人，这一定是场误会，他不久就会被释放的。

事实并不这么简单。原来法院收到这么一封告密信：

检察官阁下：

我本着爱国热忱向您报告：马赛摩莱尔公司所属“埃及王号”的大副——爱德蒙·邓蒂斯，在回航途中曾在爱尔巴岛停留并送东西给逆贼拿破仑，并受拿破仑之命带信到巴黎。罪证可能还藏在舱中，逮捕他后可搜查获得。

法院根据告密信提供的线索，派人到“埃及王号”上搜出了拿破仑的那封信。

邓蒂斯由年轻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进行审问。邓蒂斯分辨说，他只是服从已故船长的遗命，至于那封信的内容，他一无所知。代理检察官仔细听了他的供述，相信了他的话，并表示还他清白。

可当他看了拿破仑的信后，脸色煞白，好大一会儿，才对邓蒂斯说：

“我相信你的清白，但这件事很麻烦。现在我可以把这封信烧掉，你答应我永远不对别人提这封信的事。我就可以想办法还你自由。”

邓蒂斯感激不尽，一口答应了。可当天晚上，邓蒂斯就被关进了可怕的伊夫堡。从此以后，既没有审讯，也没有审判。邓蒂斯非常愤怒，并和看守发生争执。典狱长就把他当作危险分子关进了黑牢。到现在已经六年了。

推断

法利亚神甫静静地听完了邓蒂斯的述说。

“到底是谁陷害我？连代理检察官都说我没罪，为什么我会在这儿？”邓蒂斯激动地问。

“有一句话说得好。”法利亚神甫说，“若想找出罪犯，先找出能从中得益的人。你仔细想想，你的消失会对什么人有利？”

“不，我是个很普通的小人物。”

“不要这样说。你年纪轻轻就要当船长，又准备和一位美丽的小姐结婚。我想，肯定有人会嫉妒你的职位和幸福。”

“船上的人都很拥护我。要是我当船长，他们都会高兴的。……对啦！这样看来，邓格拉斯好像不怎么高兴。我和他有过一点冲突，他是船上的会计。”

“如果你当了船长，会继续留他在船上吗？”神甫紧接着问。

“这要看船主的意见。但说实话，我不喜欢他。”

“好。我再问你，你去见拿破仑元帅时有没有带其它人上岸？”“没有，我是单独上岸的。”

“船长把那包东西交给你时，旁边有别人吗？”

“没有。不过舱门是开着的，也许——对了，邓格拉斯那时正好经过舱门口。”

“拿破仑元帅托你送的信，你是怎么带回船上的？”

“我就拿在手里。”

“那么，船上的人都会看见了？” · 23 ·

“我想是的。”

“你见过告密信吗？”

“见过。我现在还记得它的内容。”

“那是邓格拉斯的笔迹吗？”

“不，邓格拉斯写得一手好字。那封告密信的字体潦草，还有点儿向左倾斜。”

神甫微微一笑，拿出笔和一小块布，叫邓蒂斯念出那封告密信的内容，自己用左手写了两三行。

邓蒂斯的脸色变了。他盯着神甫写的字，惊恐地说：“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字。”

“用右手写的笔迹虽然人人不同，但用左手写的却非常相似。那封告密信是用左手写的，为的是叫别人认不出来。”

“您真是太聪明了。”

“现在，我们继续。有没有人想阻止你和美茜蒂丝结婚？”

“有的，美茜蒂丝的表哥弗南特一直想和她结婚呢！”

“他可能写出那样的信吗？”

“不，弗南特是写不出那封告密信的。况且信里所写的事，他根本不知道。”

“哦。等一下……他和邓格拉斯是不是认识？”

“大概不认识。”邓蒂斯说，“不，我想起来了！他们认识。我回到马赛那天，曾经看到邓格拉斯和弗南特在路边凉棚下一起喝酒。弗南特的脸色不好，好像很不安。我还记得卡德罗斯

也在那里，不过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天那！没错！为什么我以前没想到？”

邓蒂斯蓦地跳起来，浑身激动地颤抖着。

“一定是他们俩干的。我看到他们的桌上放着笔、纸和墨水水瓶！” · 24 ·

“你还想要知道什么？”法利亚神甫镇定地说。

“啊！您什么都知道。”邓蒂斯说，“是的，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不经审判就被送到这儿来。第一次提审时代理检察官对我很好，他还把我犯罪的唯一证据烧掉了。照理说，我应该很快被释放……您能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吗？”

“他烧掉了告密信？”

“不，是拿破仑皇帝的信。”

“你确定吗？”

“我亲眼看他烧掉的。”邓蒂斯说，“他还说一切都没事了，并叫我发誓绝不把信的事泄漏出去。”

“啊，一个代理检察官居然把重要的证据烧掉了……说不定那检察官是个深藏不露的大坏蛋！”法利亚神甫忽然若有所悟地问邓蒂斯，“你还记得那封信的收信人是谁吗？”

“记得。是诺尔帝亚先生。”

“噢？我也认识一个叫诺尔帝亚的人，他是拿破仑的亲信，在政界中很有名。那么，那个代理检察官又叫什么名字？”

“德·维尔福。”

法利亚神甫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啦？”邓蒂斯惊奇地问。

“一切都很明白，只是你没发现罢了。”法利亚神甫说，

“瞧，这里有个野心勃勃的青年检察官，而他的父亲偏偏曾是叛贼拿破仑的同党。现在拿破仑又有一封很重要的信件，托人转交给他的父亲。你说如果这人无意间获得那封信会怎么办？”

“我不大懂您的话。请您明说吧！”

“要是收信人的名字泄漏出来，那检察官的前途不就完了吗？所以，他不仅要把那封信烧掉，还要把知道收信人名字的人的嘴封上。为了保守那封信的秘密，他只能把你关在这里。你是不可能有机会接受审判的。……明白了吧，那收信人就是代理检察官的父亲！名叫诺尔帝亚·德·维尔福。” · 25 ·

“他的父亲！”

是的，一切都明白了。邓蒂斯由于要升为船长，招到同事邓格拉斯的嫉妒；又由于婚事，引起情敌弗南特的憎恨。于是，两人联手去告密。更糟的是，负责审问的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因为案件涉及到他父亲，怕这事影响到自己的前途，所以把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邓蒂斯，关进伊夫堡，让他一辈子没有机会泄露这件事。

邓蒂斯痛苦地呻吟着，天哪，人心真是太险恶了。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我要单独想一想，这一切……”

邓蒂斯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间，像一尊石像似的坐着。一连几个小时，他缄默不语，心潮翻滚他下定了可怕的决定——复仇！

这天恰巧是星期天，晚上法利亚神甫来邀邓蒂斯一块儿吃饭。他盯着邓蒂斯看了一会儿，皱起眉头说：

“我很遗憾我说得太多，引起你的苦恼。你是想复仇吧？”

邓蒂斯淡淡一笑：

“我们谈些别的事情好吗？”

从此以后，两人天天瞒着看守暗地来往。邓蒂斯非常钦佩神甫的才智与学识。有一天，他鼓起勇气说：

“您知道，我有许多事都不懂，实在是惭愧极了。要是您不嫌麻烦，请您教我一点儿学问，让我不再那么无知。”

“好啊。学问这东西并不难，只要你用心地学，只要两年，我就能把我所知的一切传授给你。孩子，我很高兴能教你。”

从此，法利亚神甫就向邓蒂斯讲解数学、物理学、历史、· 26 ·  
哲学、语言学以及其他各种学问。邓蒂斯的脑子很好用，记忆力和理解力都不错，而且他学得很专心。他进步得非常快，可以说一日千里，一年过后，他已经满肚子学问，与从前判若两人了。有一天，法利亚神甫长吁短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

“如果没有那个卫兵就好了！”他忽然大声说。

邓蒂斯马上猜到他想逃狱。于是插嘴说：“要除掉卫兵并不难。”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绝不可以杀人！”

“不，不用杀他。把他打昏就行了。”

“你能保证吗？”法利亚长老问。

邓蒂斯点了点头，并向上帝发誓。

“那么，我有个计划，可以试试看。”

神甫拿出一张图，向邓蒂斯解释：从原来的地道中部挖一条到走廊下面的通道，把那儿铺着的石块挖松一块，只要卫兵一掉下来，邓蒂斯就可以趁机堵住他的嘴巴，用绳子把他绑住。然后，两人从走廊窗口钻出去，利用绳梯爬下城墙，跳进海里游泳逃走。

这个计划非常周密，邓蒂斯的眼睛闪闪发亮，欣喜地表示赞成。两人立刻开始工作了。

他们热情高涨，彼此鼓励，工程进行得很迅速。十五个月以后，通道挖成了。现在，他们等待着一个没有月亮的黑夜以便逃走。

同时，他们还很担心走廊上的那块石板会不会过早地掉下来。如果那样将会前功尽弃，于是两人弄来一根木头，撑在那块石板下面。

正当邓蒂斯专心摆弄那根木头时，突然听到神甫微弱的呼· 27 ·  
唤声。邓蒂斯急忙赶过去——只见神甫的脸色惨白，额头上全是汗，两手不住地颤抖着。

“我的天！您怎么啦？”

“快！快！”法利亚神甫急切地说，“我有一种可怕的病症，马上又要发作了。好好听着，在我的床脚下面有一个小瓶子，里面有半瓶红色的药水，快把它拿来。不久我会吐白沫，说不定还会大声叫喊。到那时，你要想办法别让别人听到。要是他们发现我的病，把我换了牢房，我们就别想再见面了。哦！请你记住，我最后会硬邦邦的，像死尸一样。这时候你再用小刀撬开我的牙齿，把瓶子里的药水倒进我的嘴里，大概用八滴到十滴，那样我也许会慢慢醒过来。”

“也许？”邓蒂斯痛苦地叫起来。

这时，法利亚神甫的怪病发作了。他的手脚激烈地抽搐着，嘴里涌出白沫，并狂叫起来：“哦！天呀！救命！我快死了！”邓蒂斯只好用被子使劲蒙住他的脑袋，这样继续了两个多小时，法利亚神甫才昏了过去，全身像大理石一样冰冷、苍白。邓蒂斯就用刀子撬开神甫的牙齿，小心地把药水滴进去。半小时过去了，神甫毫无动静。邓蒂斯正绝望时，发现一丝红晕出现在神甫脸上，同时听到一声轻微的喘息。

“啊！他活过来了！”

但马上就是看守送食物的时间，邓蒂斯不能再待下去了。他匆匆回到自己的房间，看守也正好过来，总算没有出纰漏。监狱看守离开后，邓蒂斯马上钻回神甫的房间。法利亚神甫仍然躺在床上，不过已经恢复知觉了。

“我以为不能再见到你了。”法利亚神甫毫无生气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以为你已经逃走。”

“什么？”邓蒂斯激动地说，“您以为我会自己逃走，把您一个人丢在这里吗？”

“现在我知道自己想错了。请你听我说：我这种病是遗传的，我祖父、父亲都是在第三次发作时死去的。我在关进来之前就发作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了，替我准备药水的医生也说我逃不过第三次。”法利亚平静地说，“而且你看，我的右手已经瘫痪了，我是逃不走了总之，上帝不允许我追求自由，我只有遵从，在这里等待着最后的解脱。至于你，赶快逃走吧！”

“不，我不能这么做，我也要留下来。”

“别这样。你还年轻，又有力气，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你不必担心我，快去追求你的自由吧！”

“不，”邓蒂斯庄严地举起一只手说，“我向上帝发誓，只要您活着，我绝不离开您。”

法利亚神甫被他的诚挚深深打动了。

“谢谢你。”法利亚神甫说，“你的无私也许会得到善报的。有一天……那么，我们既然决定不走，最好把走廊底下的那个洞填好，如果卫兵发觉声音异样而去检查就糟了。这件事，只好请你去做了。去吧！赶快去填好它。明天你再来，我还有重要的话告诉你。”

翌日早晨，邓蒂斯过来时，看见法利亚神甫正静静地坐在那里，左手捏着一张烧残的纸卷。

“邓蒂斯，你来看。”他微笑地说，“这张纸就是我的宝藏。从今天起这宝藏有一半就属于你了。”

邓蒂斯一吓，想起“疯子神甫”这个外号来。

是的，法利神甫一点儿也不像疯子。他的学问、智慧和人品，都令邓蒂斯十分景仰。这些年来，他不仅是邓蒂斯的良师益友，更是他的第二位父亲。正因为如此，邓蒂斯才为他放弃逃跑的机会。现在……是不是法利亚神甫一想到宝藏的事情，就会变成疯子？还是由于生病的影响？邓蒂斯深深地叹息。法利亚神甫似乎看出邓蒂斯的心思，“你放心，我不是疯子。相信我吧！这个宝藏的确存在。瞧，这就是证据。我从来没给别人看过，我希望你把它好好看一看。”

法利亚再三地恳求着。邓蒂斯只好接过来看了一眼，但这张纸已被烧掉一大块，上面的内容已经难以解释，邓蒂斯看不出什么。

“你头一次看，自然看不出来。我费了好几年的工夫，才猜出另一半文字，把它们接起来就能明白了。不过，我先告诉你这张纸的来历。”

“嘘！有脚步声，”邓蒂斯小声说，“有人来了。我得赶回去，再见！”

邓蒂斯迅速钻进地洞，爬回自己的房间。

来的是典狱长。他听说法利亚神甫生病了，所以来看看严不严重。法利亚神甫怕给他换房，瞒过了手臂的事，典狱长呆了一会儿就走了。

然而，邓蒂斯却再也没有来。神甫焦急地等着，一直到天黑，仍然没有邓蒂斯的影子。

## 宝藏

这天晚上，邓蒂斯躺在自己的床上，心里混乱不堪。他那敬爱的神甫一谈到宝藏，就变成了疯子。可怜的老人！邓蒂斯一想到这儿，心中难受极了。

到了午夜，地洞里忽然传来信号，邓蒂斯吓了一跳，赶快挪开石板。原来法利亚见邓蒂斯不肯到他的房间去，只好自己挣扎着爬了过来。邓蒂斯内疚地伸手把他拉出来，扶着他坐到自己的床上。

“这事非常重要，”长老郑重地说，“你不理会它真是太愚蠢了。听我说，邓蒂斯！我的病，也许是明天，或者后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发作起来。那时一切都完了。我必须在我死去之前，把宝藏的事情都告诉你，让你获得这个宝藏，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事不能再拖了，请你好好听我说吧！”

邓蒂斯无可奈何，只好洗耳恭听。于是，法利亚神甫开始讲那个宝藏的故事。

“大约三百年前，意大利有一个叫斯巴达的贵族。他拥有非常巨大的财富，以至有了‘富比斯巴达’这句话。有一天，当时的罗马教皇招待斯巴达吃饭，目的是毒死他，以便夺取他